

# 抗戰八年蘇北敵後 (續完)

凌緒祖

## 黃橋之役突罹怪疾

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是在抗戰陣營裏做分化的工作，對匪軍做培養的工作。這三位的籍貫，黃逸峯是東臺人，季方是海門人，姚爾覺是徐州人。所以他們活動的範圍幾乎已遍達蘇北。

匪軍對蘇北包圍的形勢已逐漸形成，北面的重點放在鹽、阜，南面的重點放在黃橋。以匪軍的實力，可以任他選擇由北向南，或由南向北發動攻擊。匪軍如在任何一面發動攻擊，我方必集中全力以應戰；則後方將感空虛。所以採取決策，爭取時機，先殲滅南面黃橋之匪。這次所用的部隊是以八十九軍與獨六旅為主力，是一枝勇敢善戰的部隊。八十九軍李守維軍長（新甫）在奉韓德勤先生之命赴前線視察出發之日，中午，邀我同進午餐，同席者僅有韓副總部郭心冬參謀長；在進餐中途又臨時來了一位季方。進餐時，因為有季方在，我們幾乎都沒有講話。而季方的講話是專來為共匪說話，對於這次對匪的軍事行動

加以勸阻。飯後我先離開，李軍長送我到門口，在經過一個園子小道時，我提出了許多問題向他請示，他對所有的問題沒有作具體的答復，最後僅說了以下的幾句話：「這次是我們蘇北最後的關頭。如果我們獲勝，什麼都不成問題；如果不幸失敗，則什麼都不必談了。」這就是我和李軍長最後的一段談話。他在下午即乘汽艇趕往前方去了。

當時的省會暫設東臺，亦即韓副總部及江蘇省政府的所在地。

黃橋戰役原由省保安處長顧錫九指揮，另有一戰地工作團，由顧處長兼任團長；劉旦暉和我兼任副團長。在戰役開始之前後，泰東地區突然流行好像「臺灣熱」的疾病。所謂「臺灣熱」的徵候，是發較高的熱，滿身生紅點子，頭部痛而有沉重的感覺，四肢無力，祇有躺在床上。我當時就是因為忽然患了此症而未能及時趕到前方。這種病當時很流行，並且無特效的藥物可以防治。

剿匪的部署，韓德勤先生原命李軍長指揮陸軍三十三師之主力，限以省保安第七、八兩旅及各縣保警，固守淮安、漣水、阜寧之線，防禦北路之匪。另自率陸軍一一七師，獨立第六旅，陸軍三十三師之一部，及裏下河各縣之省保安旅與游擊部隊，迎勦南路之匪。攻擊部署，編為兩個縱隊，陸軍大部附省保安旅之一部，為左翼縱隊，派省保安處長顧錫九為指揮官，一一七師師長劉漫天副之。以游擊隊附以省保安旅，為右翼縱隊，派李師廣為指揮官。當攻擊前進時，李師廣按兵不動，致成相持之勢。

適韓先生忽患傷寒症回駐東臺，李軍長目覩危局，激於忠憤，自請指揮左翼縱隊兼指揮官，得到了韓先生的應允。中秋節後，大軍南下，所向無敵，連克姜堰等重要據點，復自海安出發，又克沿路加力等地，共匪退至最後根據地——黃橋，負隅頑抗，左翼自黃橋東面主攻，李軍長下令「攻克黃橋者，賞銀五萬元」。二十九年十月四日上午九時，三十三師一九三團奮勇進攻，黃

昏時，攻入黃橋東門，匪呈動搖之象，該團團長王學階，欲得全功，於是夜電報：「佔領黃橋，匪軍向西撤退。」李軍長於五日拂曉，命預備隊追擊；匪首陳毅，感於脫離戰場困難，一面選拔敢死隊千餘人，突擊轉入佔黃橋東首之部隊，一面請求李師廣支援。當李軍長向黃橋前進時，正值匪軍反撲，戰況慘烈，王團長亦報稱：「匪有增援部隊反擊，故我攻勢頓挫，退據東部」。李軍長認為情況劇變，乃易決心，急令追擊部隊轉向黃橋圍攻。於此決戰期間，李師廣決計由「通匪」進為「助匪」。除以十五萬發子彈增援陳匪外，並派李長江率兵三個團，在我軍後方放火拆橋，肆行襲擊，李軍長認係匪軍迂迴，乃抽調作戰部隊一個團掩護後方，頓時局勢逆轉，李軍長亦遇難，黃橋一役乃功敗垂成。李軍長貌威而心慈。忠貞不二，抗戰開始即抱定效死不屈之心，為韓先生得力之輔弼，委員長 蔣公之忠實幹部。乃大志未酬，傷哉！

黃橋之役失敗後，省府復遷興化。蘇北局勢，日益窘迫。韓先生仍奉令在蘇北就地抗戰，並派顧錫九處長北上，淮東地區另行建立游擊根據地。這時，省府的處境非常窘困，祇有韓先生決心支持。而泰州李師廣因為久蓄主持江蘇省政府投誠，祇要敵以將興化的省政府消滅，泰州的部隊即可易幟抗偽。這種醞釀經過成年累月的交涉，敵偽的主張將此一陰謀實行的程序翻轉來。就是泰州先要實行易幟投偽，然後敵寇即對興化加以軍事攻擊。際此省府最困難之際，李長江又作

落井下石之謀，敵偽的主張終獲勝利，泰州李師廣所屬的部隊也就先行易幟投偽了，以李長江為首，李師廣則於易幟之前一日離開泰州到達鄰間，還保持着魯蘇皖邊區游擊總指揮部的番號。有一部份部隊為丁作彬等，仍隨着下鄉從事游擊。

### 分區游擊直到勝利

泰州易幟以後，敵軍對興化的軍事開始了，經過激戰，韓副總部及省府即向北轉進。途中又遇匪軍攔擊，人員、物資、文件的損失相當慘重。在匪新四軍政治部出一本紀念冊裏，曾論到黃橋之役，竭力推崇李師廣對新四軍的豐功偉績，於此益可證李師廣之陰謀，良不誣也。

省黨部主任委員葛建時先生因蘇北局勢劇變，為便利推行工作乃遷往蘇南辦公。中央令設立江蘇省黨部蘇北辦事處以配合在蘇北的省政府，筆者奉令為主任，駐進淮東地區。韓先生在淮東主持這艱危的局面，在敵偽奸匪環伺中，其艱苦卓絕可以想見，但對軍事的整編，全省政治工作的拓展，仍不遺餘力。中央亦常有飛機來供應軍餉。後日寇調關東軍大部隊圍襲我淮東地區，匪偽亦乘機攻擊，省府終於三十二年春向皖北推移。

當時實際留在蘇北原地抗戰的還有一部份部隊，李師廣的一部份未曾投偽的部隊，和蘇北游擊指揮部陳泰運指揮官統率的過去的稅警團。這兩部份的部隊分駐在泰州東臺興化邊境的三角地帶。中央又在此區域成立了一個「特別區」的行政機構，管轄蘇北一部份的行政。筆者所主持之蘇北辦事處亦奉命移駐本區，泰州到東臺有一條

河，此河普遍名之曰「官河」，是過去運鹽之水道。在泰州縣誌上稱之為「魯汀河」。李陳的防區以魯汀河為界；河東屬陳泰運的防區。河西屬李師廣的防區。抗戰末期，李陳二部又獲中央一個新的軍事番號，稱為「長江下游挺進軍」，李師廣為總司令，陳泰運副之。防區仍如舊，李設總部，陳則設副總部，後李為敵所俘，陳則真除為總司令。陳泰運為貴州人，中央大學畢業，復入黃埔軍校；忠貞果敢，且有智謀。他的副指揮官林紋彝、廣東人，亦黃埔軍校出身，統御有方，深得部屬之擁戴，為陳最得力之助手。其部隊完全施以游擊訓練，戰力威猛，且富機動性。在李師廣的防區內，與匪軍往返頻繁。在陳泰運的防區內，則嚴陣以待，壁壘分明，筆者即駐在陳的防區之內，對當時情況極為清楚。陳泰運很尊重文人，他防區內的大學畢業生都會被他邀請出來，參加各項工作。在當時，這三角地帶裏，駐的部隊不算少數，民衆的負擔不輕；但是他們却無怨言，總以為這是對國家的貢獻，真感動人！

敵軍和奸匪對我們的防區特別重視，敵軍時來掃蕩，奸匪朝夕窺伺。以我的辦事處來說，除了對外的交通站公開以外，我們辦事處是無固定地址的。辦事處的員工衛士當時約近二十餘人，每人都身佩短槍。每天的工作處所都在變動，有時上午和下午就不能在同一個地址工作。每天晚飯後大家一起上船，在航行中商定當晚的宿處，到達宿處後即行封鎖警戒，第二天清晨起身後再商定當天的工作地點。因為當時雖說是有軍事的防區，但敵匪環伺，很難防衛得十分周到。奸匪

的報紙上，終天的指名罵我是蘇北的國特頭子。如對本區有軍事行動時，必以陳總部及我的辦事處為目標。有一次，我們搜到匪軍的作戰命令，上面印着：「蘇北遊擊指揮部陳泰運駐×××一帶，蘇北辦事處凌紹祖駐×××一帶，……」因為陳泰運和我對匪軍的一套威脅利誘是絲毫無動於衷，被認為是頑固派，列在必須消滅之名單以內，欲得之以甘心，所以陳泰運和我在該區內的

行動特別提高警覺，機動性強並且嚴密。李師廣的行動則較為粗疏大意，所以最後，在抗戰勝利的前夕仍不幸落入了敵寇之手。抗戰勝利後，蘇北幸賴有陳泰運的一部份部隊及時進入了泰州揚州、及沿運河的各縣，臨時控制着地區的治安以迎接後方大軍的來臨，這是抗戰史中蘇北地區，不可抹殺的一頁貢獻。

前面所述日寇決心肅清淮東地區，曾於三十

二年二月實施所謂「包圍貫穿，反復掃蕩戰法」；共匪亦乘機對我襲擊，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兼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先生指揮陸軍八十九軍，陸軍一二師，陸軍獨立第六旅，以及省保安第三縱隊實行「運動戰」，輾轉苦鬪，備極慘烈；後展轉播遷，省府暫設皖北之阜陽。對留駐省境內之各縣行政機構與游擊部隊均賴電臺指揮，堅持仍留原地，分區游擊，直至勝利來臨。

## 編輯報告

## 編者

△屈文六（映光）先生是革命前輩，開國元勳，他曾親身與戰，參加杭州起義之役，一舉光復杭州。民國後迭浙浙江省長、山東省長等要職，他因為讀到八卷三期中外雜誌上謝冠生先生「童年回憶」一文，以八十八歲的高齡親自執筆，為本誌寫了「我讀謝冠生先生童年回憶的回憶」，文中且對本誌備加讚揚，前輩先生愛護「中外雜誌」之至意，實令人深切感動。

△李樸生先生給中外雜誌慶祝民國五十九年雙十國慶，寫了一篇專文：「印象深刻的一個國慶日」，海外僑胞熱愛祖國，情緒之高張，事蹟之壯烈，讀後令人倍覺振奮。這是一篇罕於一見的特稿。

△蔣君章教授又有佳作交由本誌發表，他寫他學生敬佩的一位大人物，曾有近代徐霞客之稱的地質學家，地理學家，一代學人丁文江先生。蔣教授對丁文江先生的一生，認識深刻，所有事跡，記載得也極為詳備。

△王成聖教授所撰「六十年來的中國」，本期寫到我國現代史上最光榮輝煌之一頁，遠征軍二度入緬救援盟軍，力克強敵，全部過程緊湊嚴密，絲絲入扣，一氣呵成，讀來令人有盪氣迴腸之感。

△樂恕人先生的「出川見聞」越寫越精采了，因為他從南京投考政校鍛羽後，已經到了故都北平，見聞越來越廣，趣味當然也就越來越多。風趣幽默的行文間，尤有不少珍貴的史料，這是樂先生大作之所長。

△章君毅先生的「黎元洪傳」高潮迭起，令人有山陰道上目不暇給之概。開國元勳張振武、方維見殺事件是民國史上轟動一時，影響深遠的巨案，難得章君毅先生詳徵博引，作了全面的報導，理應在此向讀者鄭重介紹。

△本誌前任編輯龍寶麒先生自紐約寄來中外通訊特稿「天文學權威的神秘預言」，記他的一位老師伍德魯夫對宇宙、世界、人生所作的種種預言，頗有科學根據，值得玩味。

△楊森將軍因公務繁忙，「沙場二十年」續稿未到，暫停，敬請讀者鑒諒。

△田徑女傑紀政的教練溫遜·瑞爾撰文，為紀政參加亞運預作安排，作一全面的報導，經汪思文先生譯成中文，由本誌獨家刊載，又是一篇罕於一見的特稿，敬請讀者特別注意。